



自採
元 宋
金 元
廿六



新刊通鑑綱目卷之廿六

宋紀 附金紀

孝宗皇帝

諱春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高宗無子立為皇太子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上甚孝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有快

休息

癸未隆興元年正月朔帝受朝于文德殿遂朝于德壽宮自是

歲以為常以張俊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俊以

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見俊卿問俊動靜飲食頽貌曰朕倚魏

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以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

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若成

閔之倉贊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故渡江以

後直言之臣次膺為首○張浚使卻宏淵平賊忠帥師伐金顯

倚魏公如長城
孝宗任俊之篤可謂
善將矣惜俊之謀
不盡則其委任之
意豈非天之未使思
存耶

孝宗專意任張浚專
意任李顯忠故其克
敵之勳立有可觀如
此以有志事竟成立

李顯忠與宏淵之
師貴于符離
重將帥不協不能成
力立論未貶張浚不
能戒敗二子意

復省州捷聞帝手書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
舞十年來無此克捷○史浩免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
降詔李建康帝以問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
在彼不在此僕使後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
功寇至則斂兵而游迹取快一朝含冤萬世退語浚曰帝王之
兵當出萬全豈可常試以圖僥倖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
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因
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侍御史王十朋因論
浩懷姦誤國等八罪乃罷知紹興府○李顯忠卻宏淵之師潰
于符離金軍撤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却
之宏淵耻前功不自己出因按兵不動且顧殺曰當此盛夏搖
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列冑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固

志顯忠知勢不可孤立嘆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
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張浚還揚
州上疏自劾

宋史論斷曰宋之委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
敗績者何哉蓋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黷而不能知人故耳
建炎之初朝廷新立金虜無可乘之釁江南無可分之兵張
浚奉命治兵乃唐檄召熙河六路兵鼓行而前復拒吳玠之
議必與虜戰遂為虜所乘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至紹興七
年浚視師淮西劉瓊本與王德等夷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
爭而浚聽然不聽此所以有劉瓊之叛也孝宗即位命張浚
都督荆襄總帥李顯忠卻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
相能又若劉瓊與王德之不相下而浚不能禁士卒憤怒遂

潰而歸此所以有符離之潰也故觀其敗之跡非其量狹
拒諫智黯不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畧中原豈止如是而
已富平之後李綱尚在浚忘之而不能用淮西之卒出飛在
營浚惡之聽其歸終毋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
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以桀敖爭利之人自
隨與圖大事夫安得不敗噫浚之為將其視朝者之下許歷
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士大夫主和者皆議張浚之非帝賜
浚書曰今日邊事何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復召浚
于棧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
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擊射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
帝覽奏謂棧曰朕待魏公有如韓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

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

胡庭芳曰觀此既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帝委公
之篤矣孝宗復讎之志何如哉

魏公得君之專
責其不能副君委任
之意立論要見量狹
而不能下士皆謂而
不能知人此其所以
失也

金紇石烈士寧以書來言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遣盧
仲賢報書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失所
言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
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
在帝大悔○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
湯思退○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環浚在道聞王
之望行上疏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
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
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

立大事者以人心
為本
重和議失天下之心
阻斷士氣之氣

他日復誰為陛下用命哉及人對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土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

胡新安曰觀此言則知孝宗復讐之志何其決也

二年張浚罷尋卒湯思退恐和議不成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廢國不賞浚請辭督府乃罷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千棹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書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數日卒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焉自是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矣

張浚終身不主和議要見平亂之才雖不足而報國之志則可

呂氏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

富平符離之役議之妖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楚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青而掩其大德乎

陳四明曰浚幼有大志越意遺法正汴京親見二帝北行皇族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必揚儀終其身不為異向浚以吳玠故遂敘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

立瓊山曰浚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原其心不可謂不忠於宋也攷其行事有富平之敗淮西之變符離之潰區區江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僅續能堪此幾敗耶捐後斯以宋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於浚詳見宋或者不以為非作史論者比之於諸葛武侯其然豈其然哉

張浚忠類諸葛亮立論以五所為

和議則可去和
較然上立論
李朝之士皆婦人
要見君相俱以剛德
為主惟剛故能極亂
反正贊辭協謀以致
中興也否則終於委
靡而大事去矣婦重
和議不可能上立論

以魏杞為金國通問使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
威歲幣四不修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若將旨出疆其敢不勉
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倘乾
綱獨斷追回使者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
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甲而就十賀利害較
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太學
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湯思退姦邪誤國乞斬之以謝天
下詔貶未州居住思退憂懼而死
乾道元年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杞見金主具言天子神聖
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
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
愈以國書稱大宋協和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捐歲幣不

發歸正人而蒙帝慰籍甚厚

孫武三朝之法
要見法不可拘當規
敵之虛實臨機而為
之伸縮立論

劉琰論漢高何如
重漢高天資英明上
立論惟其明故告以
帝王之本而曉然知
所擇惟且英故告以
帝王之本而曉然知
所擇

三年四川宣撫使吳玠卒玠勇善大節畧苛細代兄玠守蜀
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重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玠
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三朝之法一敗而二
勝也玠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玠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
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以劉琰
同知樞密院事玠切為翰林李士言於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
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之聰月英備其所不悅特衡儒之
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心將竦然
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蓋天下之事無窮而
事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
馳而無以應天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

聖王之為事之用
重在明理正心止

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
立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其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
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

射圖恢復
見其有恢復之志而
不得恢復之方所謂
不務大勇而務小勇
也

五年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
○帝以射弩斷弦傷目不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
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
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並聲義烈
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遠避震備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
區區馳射於百步之外哉○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

陳俊卿以用人為
已任
用人宰相之成俊卿
以是為已任可謂知
所重矣
允文材館錄何如

六年陳俊卿罷官○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俊卿以為
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如名士
大事須萬全候二年吾力稍完乃可帝意方卿允文俊卿因
力求去遂判福州俊卿天資忠孝清嚴好禮在朝正色言無
所顧避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之洞成大為金
國祈請使金報書不許初議祈請陵寢起居即張拭入對帝語
金以可圖狀拭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難而或猶以
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
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向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
復讐之義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退
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
既果無功

即以先哲為法
以尚友古人立論仍
見立志之私意

七年帝作敬天圖取尚書經中○起復劉琪同知樞密院事為
荆襄宣撫使琪辭不拜其劄子云臣材質庸下無以踰人陛下

荆襄宣撫使琪辭不拜其劄子云臣材質庸下無以踰人陛下

朝廷腹心元氣
重在料理刑襄立論
先正其根本立論

起之衰經付以樞筦然欲仰承唐虞絕國事功則身在空土之
中國無門庭之寇義固不可以起欲俯全私義居長不言則
恩憂國之心又有不能已者竊思先正范仲淹嘗於服中上宰
相書以謂豈可以一身之感而忘天下之憂况臣身為大臣受
恩深重非仲淹小官之比身既不可起口又不復言一旦死亡
抱恨泉壤故敢為陛下盡言之夫刑襄之事大槩兵力軍薄財
賦匱乏要富貴兩路則臣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本荆南守臣
用度牒財本措置回易以增廣邊用此刑襄今日之急務也然
而利害之大則不在刑襄刑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
強則四肢壯百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薄則不仁濕侵
則為腫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刑襄利害可以漸圖朝廷
施設未中事機根本弗固則刑襄雖得臣日人悉心經理亦何

有失無形之明故
要見燕招而後能
恢復之矣如不以
形示敵故以弱為
強而得與之託
立論

足恃也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以根本之實何謂大計恢復是
也陛下卑宮室非飲食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恢復是圖然而
曠日持久績用未著者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大
抵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
而無以待之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其
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幾三十年益以富強乃與樂毅謀伐齊
一舉而下七十餘城漢昭烈既殞數歲魏人寂然無聞是以畧
無預備及諸葛亮師出祁山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
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潛心積慮
豈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著彼亦懲逆亮之輕
舉而思萬全之謀耳蜂蠆有毒古人善論以小謀大豈容泄機
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

趙孟頫題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人主備已之難
重在人欲易乘而諛
諛之辭不為所移者
要見人已火特而後
身可惰意至末要繳
履快復上去

日嚴張唐聲來實禍所謂有恢復之形是也何謂恢復之實備
已也求賢也卹民也用將也養兵也以備已為本以求賢為先
以卹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
周宣王側身脩行而王化復行此內脩之本也任賢使能見於
丞民之雅哀矜憐寡見於鴻鴈之什采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
車徒政事之大亦無極此四者夫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於禮
樂刑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
一念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而治效之應見於
千里之外其矣人主脩已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
諛佞之臣常多彼其先意承志以悅吾之心乘間伺隙以中吾
之欲視聽一惑念慮隨差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揉而治亂分
矣如木之蠹如蟻之穴其端甚微而安危存亡之機實兆于此

甚可畏也願陛下求直諫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以廣多
聞之益舍一已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為異去一已之智而以衆
人之智為智諛諛之士希旨之言必察而逐之恐其害吾之仁
也敢陳之上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欲其輔吾之德也使聖德
日新又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卹民則民自安至於任將
帥治軍旅則何功不成何欲不遂此恢復之本也陛下當饋而
歎側席所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用未必盡實材所幸未必
合公議今群臣之中亦有文武如尹吉甫柔嘉如仲山甫孝友
如張仲者乎尹吉甫周宣王大將仲山甫宣王賢臣張仲尹吉甫之賢友也若猶未也田野之
間草廬之下安知無卧龍伏雛在陛下力求之耳若欲來一世
之真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今邪佞未盡去而忠直日銷退
恐求賢之實未盡也陛下有惻怛之心有寬大之詔未嘗不卹

民也然而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故曹之所
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至於徵訟罕其
留心加之以水旱重之以盜賊遂使閭閻窮悴生理蕭條求其
勞來還定安集劬勞未見其人臣恐郵民之實未盡也桑增授
錢去故易新未嘗不用將也然而昔之掎剋曹已廢下媚上逐
之當矣而新所揀擇多膏粱子弟又使悍將廁於其間恐未易
制也今之諸將亦有壯猶如方叔維翰如召虎者乎方叔周宣
王大將夫鵠之老者搏擊尤峻鷹之饑者側翅隨人少年有口
辨未必皆人才老將有餘過未必可終棄此曹非忠肝義骨惟
官爵是圖緩急之間欲其屈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臣恐用
將之實未盡也天農之費不半耗於軍中未嘗不養兵然而古
之所謂士卒者有椎牛擊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氣新語楚丘
先主年七
十齊孟嘗君見之曰先生老矣答曰投石超距逐擊搏豹臣已
老矣使吾出辭以當諸侯吾恐志也何老之有注超距躍也
或曰蒼頭僮也為主將者不投醪之惠有攻疽之因今主將視士卒如
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讎軍籍有闕則拉拽市人捉縛客旅至
有截股斷臂以幸避免者軍人之子弟惟恐主將拘之軍中往
往畏籍吏役竄名市井甚則削髮入空門披緇為童行其不願
文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戰鬪望其闕如虓虎如雷如霆
乎臣恐養兵之實未盡也至於理財未盡實而府庫尚空虜豐
儲未盡實而邊廩少餘積內政未脩何以外攘又况民窮兵怨
盜賊將竊於邦域之中乃欲鳴劍於伊吾之北此臣之所未諭
也臣願陛下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關謗謾之說力排僥倖之
圖毋規小利毋泄大謀強固本根靜以待動勿示以恢復之形
增德政求賢審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周宣王之內脩政事

恢復上策
事在盡恢復之失而
不示以恢復之形則
事畢方全而功可成
故曰上策

如衛文公之秉心塞淵如漢光武之沉幾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
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乘機伺釁以興六月之師犁庭掃
穴傳漢匈奴傳
在友掌間耳時公詔起之而珙亦不流辭之引
經據禮詞甚切至帝納其言為復前詔

八年復以劉珙知潭州湖廣安撫使人見言人君能循天下之
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已兼聽
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
下之理者也擇論時事言甚切至帝加勞再三○朱熹資治通
鑑綱目成

立瓊山曰熹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為綱目綱倣春秋而兼
採群史之長自倣左氏而稍合諸儒之精歲周於上而天道
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繁舉而繁戒昭衆目畢張而
微著春秋以後僅見此書春秋者經中之起綱目者史中之
經也

三人幸有淵源
以尊賢取友成德立
論文公雖集諸儒之
大成而董商啓發則
三君子有功焉幸豈
可以無師資之益哉

九年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
父松知饒州病亟屬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
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就學焉及舉進士為同安主簿歸
聞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故其學
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主於恭敬帝初即位熹上封事言金
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可和隆興初復召入對言今日所
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與湯思退議論不合而
歸陳俊卿劉珙薦之累遷不帝曰熹安貧守道庶退可嘉故
有是命○劉子翬太師忠顯公齡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
疾棄輿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朱熹從遊子翬以易之不克復

三言佩之終身
要見三言乃顏子作
之要今子輩以之
言後後多可謂辨約
而功大矣未幾朱子
得統之正矣其於此
意

三言佩之終身。身真得道統之正。自子輩始。學者稱為屏山先生。○胡憲安國從子也。紹興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聞涪陵講定。受易學于願。二人往受業。又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潰。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且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即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實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揚時受。學卒業。還崇安。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惟與胡憲劉子輩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號為白水先生。真得道統之正。自勉之始。

揚甲對策
甲之對其裨益君身
者甚大是亦寡欲之
助強兵之要也帝乃
賞之第五是惡其首
也可謂不能受盡言

淳熙二年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一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感溺。其二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輩為諱也。帝覽對不悅。賞之第五。

六年詔求直言。知建康軍朱熹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大要以民負賦重宜計軍實去浮冗為言及獲切至。

七年石文殿脩撰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穎悟夙成父凌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

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思而退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

勇於從義每進對必有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願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

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栻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

敬夫大本卓然有見

至真先於泰利之辨
故夫知無所為而為
者泰有折為而為者
利此便是卓然有見

學者稱為南軒先生○以周必大參知政事必大為翰林學士
六年制命温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呂祖謙作大事

丘瓊山曰大事記者起於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
下迄於五代也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書而祖謙卒朱子
謂其考按精博規模宏太議論純一自有史冊來未之有也
祖謙作此書蓋采左傳歷代史及邵子經世温公通鑑等書
而參稽百氏之說既標其題而又為之解焉史綱之作博采
群言畧倣此書而間有所言論者倣其解題也

中原文獻之傳
發原於希哲從遊程
門而來李得其宗世
其美故子孫以文

八年著作即呂祖謙卒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徙居
婺州相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遊以
儒行名于世故其家子
孫有中原文獻之傳相謙孝以閔洛為宗少辯急一日誦孔
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煥然冰釋朱熹嘗言

重李得其宗立論
伯恭能變化氣質
要見有省察克治之
功故能變化氣質而
非如入口吐耳之李

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既則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
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李者稱為東萊先生○以王淮為右丞
相淮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入才淮因
問其人萬里即跪朱熹表樞以下六十八人○以朱熹提舉浙東

朱熹政事可觀
以明無適明為主未
則宗知其善於政
而不能大用之為可
惜立論

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王淮薦熹熹對宰相即移書他部
米商蠲其征米遂糶集熹言鈞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悍
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

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孝民被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
徽猷閣○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乾道四年民饑食高請於府
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散歛其息之半
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
賑濟見諸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
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法以十家
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社事及
衣食不缺者並不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與者

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貧之

九年徙朱喜提點江西刑獄喜遂奉祠喜行部至台知州唐仲文為其民所訟喜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陳賈乞禁偽孝
道家之元氣也而買以私恨而乞禁之是塞天地之正理斷國家之元氣國欲不亡得乎未貶孝宗不能辨其真偽蓋由於不孝之過

十年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喜欲沮之以太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臣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之所共學也而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行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

哀言于帝曰道學者務所以節用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以臨財不苟得所謂漁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謹以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本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帝曰道學豈不羨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乱耳

十四年九月太上皇帝崩帝致喪三年群臣屢請遵易月之令不許

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尊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傳元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湯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

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雖有明賢之君賢哲之輔神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斷然不疑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平生所守四字
重不變平生所守以
獨君立論

十五年王淮罷周必大薦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守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唐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以見之而不使少有毫釐果人欲耶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毫釐帝嘉納之○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授醜進封事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臣不暇言且以

朱熹論大本急務
例如

大本者一而急務有
六蓋必能正大本而
後方能行其急務也

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詞甚切至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發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諛妄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乃辭新命奉祠遂不果上十六年金主雍卒大孫璟立是為章宗

史臣贊曰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為文明之主仁靜節儉明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抑武南北講和與民休息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號稱小堯舜

二月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太子即位

光宗皇帝

諱熈孝宗第三子在位五年壽四十四

唐成紹熙元年金章宗景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議

入對言曰近世之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

起此實為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率

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不幸而

壞於熙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群兇得志絕滅綱常崇觀

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議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親朋黨

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

則去紹聖幾何哉今往往以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

身以退亦曰憤鬱而然欲敵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臣欲

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乞聖恩豁然未為皇極之主使

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

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

相激相勝展轉及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

讀者至於流涕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

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

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

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議少沮

史臣曰君子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自王淮倡禁道學

之名陳賈乞禁道學之說三四年間毋敢言者光祖憤然上

疏忠誠放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斯道將晦而復明正義

絕而復續苟非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者曷克臻此

李術最為近古自祀仲淹司馬光以下凡目為朋黨為學者皆是正人君子其李術祖於孔子可尊崇而不可禁錮立論

君子以義理為勇義所當為者而即為之此便是勇之所在歸重劉光祖能開為李之禁上立論

二年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二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神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官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攝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請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翼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

三年十一月丙戌日南至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見日而還都人大悅

四年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善談文議論風生下

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在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觀視錢塘噴火燬曰城可灌也淳熙中更名同請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父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晬向益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惟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

陳亮善處父子之問

賜題立論光宗不能問安壽皇以致兩宮之疑也此真天地間之罪人也亮不直言以文其失而但為異語以解之此正孟子所謂子謂徐云云不亦過乎

朱先生安在

朝廷不得用人必待外夷之問而始用之以為人望之地其亦不誠甚矣重國為君子而不用上立論

政二十有八年之間事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康府判官尋卒○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五年夏夏桓宗純祐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群臣請帝問疾重華天慶元年官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闈門慟哭而出○六月壽皇聖帝崩帝稱疾留正與趙汝愚議請太后垂簾聽事太后不許正等固請許之

胡新安曰孝宗復辟一命全賴于夫頗能稱高宗之志而諸

臣不能脫秦檜之習而即用愛民好學勤政取言好諫重道崇儒疏斥宦官嚴飭賊吏帝王衆善能兼有之直宋室之賢主比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惟末年聽陳賈禁偽學使正邪混淆貽禍滋蔓深為可惜也

左選即官業適以帝疾不執喪中外疑謗言於丞相留正乞早建儲位以安人心正從之率宰執入奏請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懼稱疾而退○趙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留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逃去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禪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適乃與知閣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琦五世孫乃吳太后妹之子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聞不獲命退遇知內侍省閻禮具告之禮復入泣

請太后乃許可申子禫祭汝愚率同列奏事袖出所擬云皇帝
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加王擴可即皇
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言諭
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
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
皇子詣几逆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訖
乃入行禫祭禮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以趙汝愚
兼權參知政事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章穎為侍御
史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韓侂胄欲
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恐侂胄
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
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謀日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
不聽誼道亦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官銀官廩之不從適
歎曰倘自此始矣○召朱熹熹煥章閣待制熹請初黃裳為
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
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
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請熹公不能制其
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
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及王即位趙汝愚
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時太后懼忤上皇意不欲其聞
太上之稱內禫之說熹言若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
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變服
色負罪引慝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散而歡洽矣一日
熹奏事行宮便殿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

非天下第一等人
要見熹李得孔孟之
正統集儒者之大成
誠當時之第一人
也以前一寺之人
而輔導諸貳則若德
成而天下治矣要
以正天
下之本立論

處事之術有經權
要重權邊先泛講未
人宋爭見處父子危
疑之際當委曲成
以求親之底蔭也

道心微妙之本
重在擴充天理上立
論未嘗求位未嘗忘
親只此便是天理之
心笑見乃道心之微
妙處惟當擴而充之
庶推而不失其正矣

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眾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惟能不失其正而非眾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更紹丕圖而卿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安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銷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懼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靖定省之禮終始不越乎此而天倫正大本可立矣至於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之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一日而一至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二言湖南財賦其三言湖北徭人侵擾事○韓侂胄數請內批排斥正士引用黨和右正言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內批罷度知平江府○侍講朱熹以黃度之去因請畢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畧曰聞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恐畿甸百姓當饑饉流離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或至怨望忿切以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壽皇定省之禮逾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況然而

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求
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矣如此則怨懼何待而已
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畧曰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造
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
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况
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允於公議
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
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殯宮之下偏信臺
史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
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此又臣之所大懼也疏入韓侂
胄大怒使優人王喜我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喜
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殯宮觀趙汝愚上疏
留熹不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
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見忠禪去侂胄益無所忌憚

呂本中曰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姦易售也昔哲宗
初年伊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群犬紛紛遂有西監之除今
寧宗新政晦庵先生又侍經幄未幾權倖媚嫉遽有宮觀之
命嗚呼此小人排擠道學之漸自是而後臺諫糾彈一則曰
偽學二則曰偽黨已醞釀於此時矣

寧宗皇帝諱擴光宗第三子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帝
謙恭仁儉然柔而不明亦其行事前於韓侂
胄後制於史弥遠詭只致疑屏斥忠良正學廢於
得志嘉定以前金人犯邊元太祖又起於此以
色雖有小善不足補也附元太祖

乙卯慶元元年趙汝愚罷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
鏗鏗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

幼

汝愚忠貫天地
重定策立君有功社稷立論

秘書監李沐嘗怨于汝愚引為左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
 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乃以親
 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
 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
 官優後欲辭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
 臣獨不避隕身戚族之禍奉入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
 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
 何兵部侍郎章穎知臨安府徐誼博士楊簡亦抗疏論留汝愚
 李沐劾為黨皆斥之○大府寺丞呂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志
 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祖儉韶州安
 置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
 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大學士楊宏中周端朝張衍林
 仲麟蔣傳余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
 本兵柄不以此時為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
 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和正不兩立
 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
 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下
 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寬李沐以謝天
 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韓侂胄大怒內批宏中等妄亂上書
 扇搖國是編管五百里外天下號為六君子焉○監察御史胡
 紘希侂胄旨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為不軌詔責汝愚永州安
 置至衡州暴卒天下聞而冤之

陳四明曰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
 期如朱熹張栻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熹林光朝之

天下號為六君子
 慶見朝廷黜陟宜順
 夫人之心今朝廷之所
 棄乃天下之所賢論
 之願夫人心可乎

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字宗崩先宗疾汝愚不顧
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
卒為侂冑所構斥死返荒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為惜哉
未幾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
之寃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買禍焉不聽門
人蔡元定請書龜决之遇遜之同人熹然然取奏彙焚之因更
號遜翁

二年胡鑑之蔡用偽學之黨從之○韓侂冑命沈繼祖誣論朱
熹平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黃
鼓後進張浮駕說和立印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
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詔熹落職罷祠熹元定于道州元定生
而頹異父發傳熹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

孔孟正脉
善立論

元定老友
要見孝足以為人師
而猶不以師道自居
者無非謙虛之心所
致也

季通不挫之志
重不以患難之故而
失其常見無入而不
自得意

今書以不是偽學
五字
以是立法則資人君
子必然矣然而其所
非試皆嗜利無耻之
徒大壞天下之人本

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
山絕頂忍饑啖糞以讀書聞真之在師之熹即其學大驚曰此
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會偽學偽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
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
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
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
元定者謂且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
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
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學者尊曰西山先生
三年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
撫州推官畢中行獨白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秀是
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莫此為甚矣

大吹叢書
見小人獻媚之心無
所不至不復知有人
聞燕耻字矣

四年以趙師壽為工部侍郎師壽諱附韓侂胄無所不至侂胄
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壽獨獻粟金蒲桃一小架侂胄愛妾十
人欲得北珠冠師壽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侂胄嘗過南園山
莊顧竹籬茅舍謂師壽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大吠鷄鳴耳
俄聞大嘩叢薄視之乃師壽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五年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州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
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
陸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
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罔上遂落職

六年三月前秘閣修撰朱熹卒時攻偽學日急而熹日與諸生
講學不休已未寢疾卒曾改大學誠意章此為熹絕筆甲子卒
于定寢是日大風發木共水崩山其門人最知名者曰黃榦

黃榦知言
見聖賢各有功於吾
道立論

燔張洽諱淳方子黃灝蔡沈黃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
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
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眾以為知言榦初見熹夜
不設榻熹語人曰直躬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
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
憾矣榦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舉燔因以弘名其齋熹
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曰
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
物即功業也張洽自少用力於故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
則勇不可奪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
人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
漳淳受學熹語之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

燔力及物即功業
聖人盡心盡分立德
此即君子素位而行
之事無勞無德而皆
可以濟人利物也

宋子集諸儒之大成
重有功於吾道立論
諸儒雖各有著述其
旨未歸於一至朱子
表章而發明之而周
程邵張之旨燦然大
明於世非特集諸儒
之成而日有功於諸
儒矣

理貫通恬退自守名播天下李方子端謹純篤勿見意焉謂曰
觀子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
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
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耳

劉永豐曰宋熹之學後世論者以為集諸儒之大成夫小成
者有所缺而不全有所偏而不中集之而後為大成也熹於
生乎其前之諸儒若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於熹而後能
全其所或缺中其所或偏至於康節之高明而稍未即乎實
橫渠之弘毅而猶未至乎熟乃若待乎熹有以實其所未實
熟其所未熟者然亦不可謂彼缺而此全彼偏而此中由是
言之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未嘗集其大成至於生乎其時
之諸儒則能集其大成何也熹之時諸儒為言人人不同其
度數者蔡元定父子之於地理樂律有指歸矣熹與之上下
其論而脗合焉言冰作者周必大諸人焯乎以所長著稱也
熹非徒與之講評齋辭可相伯仲而文考昌黎之異賦明靈
均之襄詩開陶韋之門使來者不迷其途焉於施諸用者辭
受進退不屈其節告君必以格致誠正而不小其道臨民幹
方鉤奸救患之不遺其力視當時測學之志事功者陳同父
輩及過之也於求諸史者未嘗若呂祖謙之專而綱目繼登
秋功過呂矣呂與張敬夫輔熹熹以其究遺經不幸短世而
熹叔寒松栢為斯道之梁棟又過張呂惟陸象山兄弟始與
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以為已有予嘗考之熹與項平父
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
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詳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

三年時北伐諸軍所向敗潰金師散揆渡淮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以信孺如金師議和金人要以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罪首謀○史彌遠殺韓侂胄于王津園自與以來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中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亦使于榮王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許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彌遠令上官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翼日侂胄入朝以兵擁侂胄直至王津園側殛殺之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甚諫藩閫百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其嬖妾張呬王陳皆封郡國夫人魏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恣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嘉定元年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界命金乃罷兵○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金主璟卒銜上水濟立

二年金衛紹王末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謚曰文

三年贈處士蔡元定廸功即制曰十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豈有久而不定者爾李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遠謫今

是非已定爾則殂矣其贈以官慰泉下

四年夏神宗遵順元侵金金使粘合打乞和元主不許

六年金宣宗珣金胡沙虎殺其主水濟昇王珣立○元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

八年金主遷都于汴元遂陷中都○賜張栻諡曰宣○江東計
度轉運副使真德秀論邊事時金兩河已為元所殘毀山東遼
東又為群盜所據國勢既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德秀上疏曰
臣觀變祖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隣
亦必祖述女直已行之故智蓋女直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
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
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直嘗與吾通好矣
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
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黷虜之情必出于
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

十年賜呂祖謙諡曰成○金人分道南侵王辛敗之金人乃去
自是宋金之好絕○以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詔畧曰朕
厲精更化一意息民大戎跨我中原天厭久矣孤兔失其故穴
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雖耻未復念甫仲於信誓實重起
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尚其聽命朕不食
言

十二年以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希夷嘗從朱熹學為信力行
熹稱其開濟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諡而周
惇頤程頤程順張載尚未贈諡乃上言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

乞定議賜諡朝廷從之○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
下追至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
數宗政發倉贍之給田勸墾與君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
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爺信賞必罰
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將循吏云

四人百代絕學之
倡
重褒正學以淑人心
立論

叙

十四年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太子更名竑封濟國公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後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知高宗擇普安王故事○以太祖十世孫與訥為秉義即與訥燕懿王德昭之後而希彊之子也家于紹興山陰縣母全氏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以帝未有儲嗣欲借沂王置後為各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詰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美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會天大雨過全保長避雨保長知其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訥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遂召見彌遠善相人奇之遂留與訥補為秉義郎年十七矣與訥疑重言繁脩好奉每朝參待漏也人或笑語與訥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歛容彌遠益異之史臣曰皇子既立而史彌遠復以與訥為秉義即其志欲何如哉蓋將居此奇貨以俟時而售也豈待皇子嫉忌而後謀廢立哉

催科不擾

趙方名言

催科刑罰皆王政之所不能廢也但能以不忍人之心推而行之便為仁政矣重在以仁心行仁政立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曰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栻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趙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氣前制綱司為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尊組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濁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各人子履再興益○與訥賜名貴誠立為沂靖惠王初後十五年以沂王嗣子貴誠為邵州防禦使時史彌遠用事夕權勢薰灼皇子竑心不能平嘗書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

彌遠聞之大懼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李錄
 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即者其
 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
 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
 不敢清之日教貴誠為文每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
 輿之不容口彌遠問曰吾聞皇姪之夫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
 曰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奉之之意益决○元主
 滅回回國其主走死元主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
 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元主
 怪之以問則律梵材梵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
 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
 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元主即日班師

十六年

夏彌遠歸國

元太師木華黎卒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

爾木博兒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事元主元主親為撥望班曲律

猶中國言四傑也然中原之功木華黎為第一○金主珣卒子

守緒立

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

金有男子服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有

司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置重

典金主曰近詔章澤直言今雖譏訕不可殺也唯以君門作哭

笑之所杖而遣之○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

誠為皇太子更名的帝崩的即位封皇子濟國公竝為濟陽郡

王初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一

夜七往返立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

楊氏無噍類矣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的令

快行宣

五

之曰今所宣是沂清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輩皆處斬的至后附其背曰汝今為皇子矣彌遠引的至極前奉哀畢即位遂稱遺詔以地封濟陽郡王尋出居湖州

陳氏曰寧宗初年以舊冬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板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群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隣流毒海甸函首求成國軀虧矣後史彌遠擅權于外楊后竊政于內帝拱默不能自強惜哉

胡新安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美傳授最明至寧宗之末楊后彌遠之惡濟印之死理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美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猶樟柱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不幸也

以魏了翁為起所則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李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前史徐杲勿其狂妄遂以親老辭去家字曰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孝○追封宗室希璠為榮玉妻全氏為國夫人帝

本生父母也

張氏熹曰英宗為仁宗後而欲過封其所生孝宗為高宗後而不襲封其所生一則昧於二本一則至於忘本皆非孝也理宗為寧宗後於所生追封為王襲封奉祀其得祭之以禮之遺意歟

通鑑綱目卷之廿七

宋紀 附金元紀

理宗皇帝

諱昀 太祖十世孫 景王希範之子 寧宗崩無嗣 史彌遠等矯詔迎而立之 在位四十年 壽六十

二○帝之立也 在朝君子小人 互為消長 治亂相半 特元城金城 西夏威震海內 雖使繫獄 反正之木 亦未決成敗 况中才之主 其能保邦於沒身 亦幸也 然始終崇尚周程 家張義理之學 故得廟號 理宗 亦賢矣哉

己酉寶慶元年 湖南潘王起兵 立濟王 竑為皇帝 竑不從 自討

平之 ○史彌遠殺濟王 竑 于湖州 詔追貶為巴陵郡公 起居郎

魏了翁 金部員外郎 洪咨夔 有經言 竑之寃 禮部直學士 院真

德秀 入對 因曰 三綱五常者 扶持宇宙之棟幹 莫安生民之柱

石人而無此 冠裳而禽犢矣 國而無此 中夏而裔夷矣 晉廢三

綱而劉石之變 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 作我初立國 根本仁

義 先正名分 或以為家法最善 或以為大綱 甚正此 下 唐大

綱常 扶持宇宙使

重人道不可一日無
人倫得之則治失之
則亂立論且本且要
着在殺濟王 竑為 壞
滅綱常而不可以為
國意

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

雪川即湖州非濟即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

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即舍罪秦即楚卹孤故

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

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

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

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

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

中秦即事作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

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宋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

宰相呂夷簡志學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川之獄未

聞有秦聽古於刑政有疑難又如淮蜀一關

除皆出金鑰所謂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此

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通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

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

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一事也當乾淳間有

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熏染

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

暴白此收人心之一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表

者以訛言之故籍有譏訶之令譏訶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

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

事也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不富於經術

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蕭蕃

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罪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之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重聖人人倫之至惟效法聖人則人倫可

命

秀論收人心四

本指得宜則人心

自服而國勢可昌立

中興明道之功
際有朱熹張栻蔡元
定其明道之功昭人
耳目帝不知褒崇而
惟及於九成何且不
能推其所為哉
入其必能辨此
見小人不恤名節惟
諂事權貴排擊正人
以其富貴之尚立論

此舉大快公論
要見小人雖愚豈不
知君子正人為公論
之所與哉其為是言
者特以自欺其心而
因之以欺人云尔

徐僑皆未蒙紀錄顧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權宜僑

於言地。贈前禮部侍郎張九成太師崇國公帝以九成正色

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也。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

知縣秩滿行選臨安詣事彌遠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直德之當

遂成大曰景若入臺必能辨此遂擢為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

知孝其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

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

秀是舉萬壽宮尋祠祿亦罷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成

大貽書所親曰直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

公論識者笑之。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

乃著九經要義日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

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

可也

二年夏主賜贈全州教授陸九齡舒州通判沈煥官謚九齡無

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進士調興國

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屠殘人心震懼或請九齡主義社以

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

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

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九齡之家累世義居

一人最長者為家長歲選子弟分任家事閭門之內肅若朝廷

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與兄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

二陸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當答曰

陸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

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

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李者稱為象山先生

世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李者稱為象山先生

世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李者稱為象山先生

世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李者稱為象山先生

世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李者稱為象山先生

世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李者稱為象山先生

世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李者稱為象山先生

宇宙內事乃已分
內事
要以此性字作主性分
之內萬理咸備故其

書任之重如此此君
子所以當大心以維
天下之劫

蓋夜兩無所懼
重在慎獨上立於惟
嚴敬以持已不以有
人則作無人則廢則
言之所為可以對人
天知而又何愧之有

人主學問之要
重在居敬正心立
論

中庸序言之甚詳
要見理宗雖知其言
之詳而不能發其言
不能與其同時

陳寅伏劾
力竭而不能守乃殺
身以報國大臣之義
盡矣

通鑑綱目卷之七

初九淵與朱熹會于鵝湖論辨所本多不合及熹守南康熹
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請君子小人論義利一章熹者至
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李者德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
之書則點書來往論辨不置熹曰沈煥九淵門人人品甚高不
苟自恕嘗言書觀諸君子夜下諸事熹無所懼始可以言
守之則與天地相契○圖功臣像于昭勳崇德閣

血瓊山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
王曾呂夷簡曾瑋琦會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
趙彥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洪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千
四人

三年是歲贈朱熹大師追封信國公熹于工部侍郎在入對言
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
不與之同時也

許浩曰理宗謂朕恨不與朱熹同時可謂知平熹矣然當是
時若翻子翁直德秀亦喜傳也獨不可以用乎理宗非惟
不能用而復竄之於遠使熹而與同時則子翁德秀之竄亦
或且不免况望其用乎雖然善善頭贈吾道增光是則理宗
賜也

元主滅夏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
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活萬人○元主
殂于六盤四太子恠雷監國○元人入西和知州陳寅錫智固
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
同君祿死不共上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劒而死

紹定二年元主窩闊台即位于烏阿刺里太祖第三子
太宗
五年元使王檄來議同伐金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補

國家不可一日忘
此年
要見警雖當留而添
根固本之謀尤不可
不為之計立論

治有次第先應
後威嚴立論末
繳宋事失其次第意

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讐
如何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
煩聖慮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特
者人材費用無墮之謂陛下遂有之乎帝默然○十二月薛極
與胡榘韓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端平元年是歲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金主守緒自縊死金亡
百一十八年○及元人以陳蔡為糧各引師而歸獻金俘于太
廟論功行賞趙汝述趙汝述請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
收復三京之議趙汝述臣多以為不可岳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
氣盛鋒銳寧肯指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
退失據開邊必自此必自此岳岳曰臣不憂師
出之無功而憂岳岳曰臣不憂師
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今內未盡治也臣恐此
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皆不聽詔全子才合淮西兵赴
汴○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謀崔立以汴
降趙葵遣徐敏子帥師入洛陽元人還師至洛陽徐敏子以師
還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師遂大潰詔貶秩有差○召直德
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德秀入對以大學衍義上進
因奏三劄一言臣以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
然反覆召詰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
儀狄之酒內戚之色南威古南威古美婦美婦盤游盤游弋射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
一于此皆是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
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謀詐既
廣民不殫命陛下宜戒郡邑掃刻掃刻停邊停邊闢拜闢拜調此調此祈天祈天永命之

進取有二難
無人才則無折衝禦
侮之術無兵食則無
弄威蓄銳之長故不
可以假後也委以時
勢未任立論

六者守邦之要道
六者為守邦之要而
君德又為此六者之
君德能備德則有

不可不為之慮意

德秀直声震朝廷
開陳善道以諭其君
乃儒者之常事而顧
以直声震者由他人
不能而德秀獨能之
此所以獨擅直声也
德秀以斯文自任
任道之勇上立論
考亭既折而道統之
德惟推德秀由其所
任之勇故也

公世鑑行是辨要十七卷

二也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
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懇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
開塞下之俗愕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
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欲整治之非十年不
能此正諸葛亮閉閣息民之時也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
國元祐中厚口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
商確以前事為戒了翁入對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
據者十年臣觀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試思當事
變還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命誰歟詩曰仇人維藩太師維
垣大邦維外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价大也大德之人也師衆也大邦強國也宗子同姓也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繫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畧不加之意乎又言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帝皆嘉納之○元人使王樞來言何為而敗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

二年資政殿學士真德秀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焉○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帝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與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

崔與之與張九齡
齊名
俱重在有大臣節
上立論

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
謹按史臣曰崔與之出自番禺所歷皆有政惠衆以公輔望
之而與之屹然有大臣風竟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良可尚也
哉

以魏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
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排擯之且言了翁
知兵體乃命出視帥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字賜之
尋罷歸

三年元人初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
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樞技
德安符趙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
欲北行力求死所樞言說百端復始樞與至樞學徒百人由
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親程朱生理之書焉○利州統
制曹友聞及元人戰于陽平關會大風雨軍深沒友聞嘆
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
元兵遂長驅入蜀

嘉熙二年元樞惟中建大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爲師收集伊
洛諸書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
三年時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
失之隘史失之專○以陳垣爲國子司業垣史彌遠之甥紹定
中爲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
論以新庶政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
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
名至是爲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

諸生相慶得師
重增有立身行己之

節足以帥人立論以
為之附則其節既不可
知矣

學未之有也

淳祐元年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鄜伯程顥河南伯程頤

伊南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龜鑑曰尊祀黃帝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家所以崇道

理宗之褒儒先亦審諸此五君子從祀之議一肇使萬世而

下皆知儒先道義之尊非周唐尊祀之意歟

帝謁孔子遂臨大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夔講禮記大學篇以

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孟子思孟子道統

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元主殂于鉅鐵鑄胡蘭之皇后禿里吉納治國事

二年以趙葵同知樞密院事葵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

幾天下之材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

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實厚者任牧養剛

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

後可以責其成效帝嘉納之○元燕京行省印中姚樞兼官隱

于蘇門黎荒山數百畝誅茅為屋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

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以道學自任

三年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時蜀地殘破玠至大更弊政遴選

守宰招賢禮士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

經理四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又城

釣漁山蜀始可守矣○元耶律楚材卒楚材為相欲以身殉天

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

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

以為名言

精矣論為官擇人
精而用之

魚司司辰容

余所城釣漁山
變見一城釣漁山而
蜀始可守重設險
國上立論

製訓廉謹二銘
人君備身以經臨百
官則百官得人而刑
清物阜矣今理宗根
本之地不加之意而
徒以言訓百官亦何
益之有哉

大臣佐天子以孝
治天下

朝廷乃風化之
本也無差則其下
化之而何以正風俗
哉重在高史之平常
起復以傷風化立論

四年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周典六計周禮
以聽官廉之六計弊弊之治也注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
必以廉為本其六計謂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也吏
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于其家多
瘠吾民縱道于法愧其冠紳貨悖而久苗及後人我朝忠厚黜
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吾民同胞疾痛猶已報
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
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輕棄法環環于郡邑濫用笞箠典
聽朕言式克欽止○初史高之開督府錫國用而無成功論者
甚衆及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大學生黃楷伯等百四十人上
書曰高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
之利權歸私室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
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而陛下起復之何況大臣佐天
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
矣古者固有釋其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起復高
之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則高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謂其
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則高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高之之為
計亦奸矣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不無
陽城毀麻之辱麻白麻詔也唐志歷朝拜植私黨以探要津謂
相用白麻制不用印也其必無惠卿及噬之虞夫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
罪莫大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地况復置
之具瞻之位乎不報武學生京學生宗學生皆上書切諫亦不
報武學生劉耐知帝嚮意用高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曰陛下置
輔相以立國而輕佻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朝廷何以為朝廷
中國何以為中國生人之類滅矣况起復出於陛下憂時之本

心乎時范鍾頌相事諷京尹趙鼎鑿遂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
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與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
邊雁逐斥之事祖宗立國廣學儲才家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
無地實惟公議不利小人今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耻斯言
既出明日遂行高之自知不為公論所容上疏乞終喪制帝乃
許之

正誼齋曰先生建學育才之制其有功于世道深矣宋自立
大學以來純德淑行君子以忠讓自任者恒不乏人蓋由其
明先王之制教育有方而致然耳太學生上書自鄧肅進詩
諷諫徽宗始時為蔡京所逐及金虜入寇陳東等上書乞斬
童蔡等六賊復疏召用李綱高宗時又力詆汪黃不可任李
綱不可去遂以任直學市孝宗時張觀等上書乞斬湯思退
王之望以絕和議寧宗時楊宏中等疏乞復用趙汝愚俱被
流竄何處恬又論胡榘等議和名厲乞誅之以息禍理宗時
史嵩之不致父喪黃伯愷等百口同辭以攻厥愆此皆諸賢
明善講學之功也歟

諸賢惟有問事
以愛君愛國之
心乘時而發如此重
事按有關於國立論

六年元定宗元年元主貴由即位于速茂都貴由太宗長子也自太
宗崩諸王近屬自相攻
七年以趙葵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事陳韓湖南安撫大使知潭
州時江淮京湖遠徼日至帝憂之鄭清之薦二人可大任二人
既受命捷音日至矣

八年元主狙于胡眉斜陽吉兒皇太后禿里吉納復治國事
十一年元憲宗元年元主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蒙哥睿宗胞雷
之孫也即位九
年廟號憲宗○元主命其大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

事大弟遣趙壁召姚樞樞至見大弟才可有為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六大弟大奇其才

寶祐元年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先是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舟中皆失色而玠自若夔退謂人曰佛者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恐輕動危蜀乃夜召夔討事斬之

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不許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而玠專創四蜀平時奏疏詞氣多不謹帝不平會余清與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遂以資政殿學士召還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焉

陳四明曰余玠之治蜀也招賢禮士輕徭寬民通商恤旅治便宜之權不假於人昧於進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微捕官雖足以庶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齋志以沒惜哉

二年元大弟忽必烈以薦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雅嗜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大弟召因懷以進大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大弟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年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大弟善之因目為薦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真文武全材有用書生

有用書生
希憲雖未必有文武

班聲如雷
重於膽畧足以駭眾
立論
儒者乃有此人
與上題同意

之全材然以讀孟子
之旨觀之亦可謂體
認觀物而知孟子之
大有其謂之有用書
生也亦宜

五浪

三年元大弟忽必烈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不至衡七八歲受學
於鄉師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
而已乎師大奇之及長刻意嗜典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
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衡讀
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
又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
以授講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

崇祿

系傳善道

四年丁大全逐右丞相重槐于城外竄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
于遠州時帝年浸高而關貴妃專寵後宮頗預國政宦者盧允
升董宋臣等用事蕭山尉丁大全以戚里婢媵實緣聞妃及盧
董遂得權侍御史桑佖善言逢帝大悅之槐惡其為人久對極言
大全邪佞不可近大全感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

臺檄調隔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而罷相之制始下
物論殊駭太學生陳宜中黃鑄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
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遂極言大全之姦大全怒因取旨削六
人之籍編管遠州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焉

開慶元年元主蒙哥殂于釣漁山○元大弟忽必烈圍鄂州朝
廷大震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宣撫大使進師漢
陽為援元人攻城益急似道懼乃密遣宋京詣元師請稱臣納
幣大弟不許會元憲宗計聞而阿里不哥欲襲尊號似道再遣
宋京往大弟乃許之且約歲幣之數技若而去

景定元年元世祖中
統元年賈似道匿其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
鄂圍始解江向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
褒獎賞賚甚厚○元主忽必烈即位于開平諸忽必烈憲宗同
母弟滅宋混一天

世祖下廟號○以賈似道為少師右丞相兼樞密使似道既相權傾

中外盡感帝心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元以王鶚為翰林學

士承旨鶚博學正直以儒道自任獎與後進推轂人材布列臺

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元使郝經來尋盟賈

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懼姦謀呈露命幽之于真州忠勇軍營仍

守嚴至介佐或不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

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揆

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

二年元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

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強時之不能不禁民之

必犯軼特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元以王恂為太子

贊善恂王常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昔聞許衡言人心猶

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

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王以師道自任由是

貴戚多慕文學矣○賈似道忌功欲污蟻聞臣怨向士璧輕已

遂建議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

蠲官徵償而士璧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信州謝枋得以趙葵

檄給錢粟募民兵守御友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

撫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十金而募徒木將

取信於市人二卯而棄于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

四年賈公田于浙西時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

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

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言為

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

至信

二卯

賈公田于浙西以擾法病民立論

一畝收六斗

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
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
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
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以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
田倡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翰林學士徐經孫條具其害以道
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者復上疏曰似
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于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
以危宗社瘠民則必施重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
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
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以道大怒出知嘉興府經孫所舉陳茂
漁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
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自是浙中大擾官吏承弊相多負
而田事逾峻六郡之人莫不感家矣

我不可以負徐公
見茂漁能以氣節相
許以道詭相成立論

局

五年詔崇經術考德行詔曰朕粵稽盛帝明主制治保邦局嘗
不以人材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
迪是懋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
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維於長久也我國
家因唐之舊進士得人為盛然歟又蠹滋窮經學古者或病於
詞華植德礪行者難究其蘊與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
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
以苟營假儒官而挾策俚言詞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
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
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願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
今綱條詳明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七月有

勦說

太極理之根源
天下之道理雖千變
萬化而其原則本於
太極矣以周子太極
圖發揮

星孛于東方詔求直言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愁
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
自古然也公田之說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若
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
當任怨由是公論不伸○冬十月帝崩皇太子即位謚太行皇
帝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謚議曰按謚法秉德遵業曰烈經天緯地曰文施仁服義曰
仁保大定功曰武聰明之思曰安協特摩享曰孝迹夫先帝
咸有衆善夫道德仁義皇帝王之徽稱也而廟號以理者何
太極理之根源也一氣之流行也天下萬事萬化皆
於理乎出而君師則王天下是也先儒則講貫乎是也自我
祖開國之初接漢上接洙泗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
間豪傑並出濂洛之學上接洙泗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
崇之矣余之何王安石以新經字說亂之秦檜韓侂胄又謂
道學為偽而禁之理學之廢興關於世道之消長可勝言哉
先皇帝自初踐祚即未嘗以名呼先儒首詔祀五臣而斥荆
舒製緝熙一記製道統十三贊造詣精矣書無逸一節書思
無邪毋不敬六字徹備矣寶善堂有記元良有規道心精
一之旨悉在焉嗚呼往古來今內聖外王一正理而已後揮
正理不在孔孟乎微闡洛諸儒繼之則大道之與異端果孰
勝而孰負哉主張正理不在我朝之列聖乎微先皇帝繼之
則聖傳之與俗學果孰顯而孰晦也會群齋之精蘊訂百家
之異指接二帝三王群聖人統宗會元之粹而掃秦漢以來
千數百年習浮踵誤之失謂非有功於是理乎謚曰烈文仁

聖人統宗會元之
聖人以心與理作眼目
聖人一心莫非斯理

之節而無一毫人欲
之舉以與其間故曰
武宗會元之弊

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宜矣

陳四明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故致治有異耳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耻顧乃貪地棄盟事變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帝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至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之功不為少焉胡新安曰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世固可尚矣然國勢積弱之餘或者謂諸儒理學竟莫救于其亡嗟夫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况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畧得君而行政小人嘗接迹於柄用諸儒或早謝終以阨窮為可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之哉

度宗皇帝

諱焜 莊王與弟之子 理宗無子立焜 皇太子在位十年 壽三十五 〇是時賈似道專 政 權 傾 人 主 獨 敵 在 外 夜 師 失 地 殆 無 虛 日 方 此 紛 紜 太平 亂 功 吝 賞 大 材 士 心 天 怒 人 怨 以 至 于 亡

乙丑咸淳元年加號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為太子似道有功及即位每朝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二年元議中書省事許衡陳特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以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須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糾察汚濫三曰為君難以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為目以脩德任賢愛民三者為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世祖嘉納之

四年以余安裕為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客有甚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

以師道為主以德位
立師道於天下者惟
其德而已而位不與
焉

歸學者群登其門請升講坐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未是
繫籍聖賢豈可升坐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為宰相可以生移
察置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為國子監官可以
考核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辯者
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
子正字乃繫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頌之也客大慚

六年元平章政事蕭希憲罷希憲立朝謹正世祖嘗令受帝師
僧八思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
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詔賈似道十日一朝時襄
樊圍急似道日坐看嶺北樓臺亭榭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已像
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管與群妾
居也聞悉察所御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嗜寶玩建康

寶閣一日一登玩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
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
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
無敢言于帝者

七年二月大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裳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
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衆○元以許衡為國子祭酒衡
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
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
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
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開
其所蔽而納諸善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
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察於

以師道為主以德位
立師道於天下者惟
其德而已而位不與
焉

治生最為先務
要見此法君子以之

育才則先養後教
焉當然若以之自處
則一心謀食一心謀
道篤於末道者不如
此

生理之所致也。○元建國號曰大元詔畧曰謏膺景命奄四海
以宰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
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
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朔
方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可建國號曰大元蓋
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
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

八年馬廷鸞以扼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力求去陛辭帝曰丞
相何不勉為留廷鸞對曰臣死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
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
前勝負利聞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末圖臣死且瞑目矣
泣拜而出

九年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于元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
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力不能支元主降詔諭文煥曰
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
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降襄陽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元國
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居家勤於自治公愛兼畫閨門之內
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煉孟化
之勞舍有僧德公者年百歲餘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
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十年賈似道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太學博士陳著即太學諸
生上書切諫且言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
罰于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不聽○七月帝崩皇子昀即位
呂氏中曰度宗荒于酒色萬幾大政委于似道不巡邊境不

發救兵以致襄陽之陷三分天下宋有其一襄陽一關南方
賴以為安既以陷失國勢已去宋祚隨之以亡惜哉

元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南渡
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
彬也○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
生及群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督府
于臨安○元史天澤卒天澤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五十年柱
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歛迹退避若
將挽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臣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

恭宗皇帝

名昀度宗太子年甫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及
元兵入臨安統制北降封瀛國公在位二年
昀于沙漠○是時權臣專政主少國危外有強敵如山
壓卵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使周公伊尹輔之尚或不
克濟况新賢處此危難之時

乙亥德祐元年以汪立信為沿江招討大使初襄陽既失立信
移書于賈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
為虞酣歌深宮嘯傲湖山欲拱揖折衝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
者有三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予以實外禦筭見兵可
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
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倍其兵無事則泛舟
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
絕互相應援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率然之
勢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陲稍休藩垣稍
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
若衙壁輿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于地曰瞎賊狂
言敢爾乃中以危法廢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為詔討立信

節義成雙
要以三綱不墜一死
重如丘山立論

詔即日亡道與以道遇于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
至于此立信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矣立信知事不可
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乃
率所部數十人至高割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元人徇池州
通判趙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
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
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
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
之及元師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以降夫婦
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於容堂○孫虎臣及元人戰于
丁家洲敗績賈似道奔還揚州諸軍大潰似道尋免○元人徇
饒州知州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初萬里聞要焚破鑿池之山

後圍在其次曰止水人莫喻其意
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
左右及子鶴相繼投沼

歛葬之○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
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其友止
之曰今敵兵三道發行破刻畿薄內地君以為合萬餘赴之何
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
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
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力濟
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
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
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沿江招討大使汪立信聞似道師潰

要見天祥起兵入衛
勢之不可敵哉但念
國家三百年養士之
功而欲為是以圖報
耳重在惟義是殉不
以成敗利鈍而貳其
心立論

人

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夜分起步庭
 中慷慨悲歌揮拳撫膺者三扼吭而卒后伯顏入建康或以立
 信二策及死告于伯顏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果用之
 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侍從臺諫棄
 位逃去者數十人太后下詔切責又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
 能禁○贈婺州處士王栢承事即栢少慕諸葛亮之為人自體
 長嘯年三十始知學勇於求道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湯然
 嘆曰長嘯非聖明持敬之道亟以曾齋更之或語以何基嘗從
 黃幹得朱熹之傳即往受業堅苦自勵於朱熹之所著述致力
 以求其極律身以敬治家以嚴動默皆可師也至是賜諡○取
 賈似道于循州安置監押官鄭鼎臣誅之初似道既免三學生
 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以道大率太后不許嘗歸越後與
 道留揚不還王焯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乃降似道三
 官婺州君住婺州聞似道至率眾為露布逐之詔徙于建寧翁
 合又上言似道以始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
 術之霍光收效尤於莽操顯權問上晉國召兵乞投荒昧以伸
 國法遂詔責循州會稽尉鄭鼎臣以父嘗為似道所配請為監
 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
 其寶玉撤簾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輦大唱杭州歌謔之窘辱備
 至至漳州不綿瘡房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為天下
 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似道之于別室即廁上拉似道胸殺
 之殮於庵側○以文天祥為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初天
 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愆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
 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

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
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闢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
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禺以淮西淮東而建闢於
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斬黃奔騰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
力衆約日齊會彼備禦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憂深者又伺
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特議以為迂闊不報故有是
命○柳岳如元請平伯頌不許曰汝國執我我行人故我與師
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
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以柳岳洪雷震知元來封行
至高郵高郵民殺之陳宜中當國不能措一策性事多端以汝
郡邑降破又不知兵張世傑步軍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
將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致誤國是以求和議不成乃

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
改命京局官為之

二年五月以後端元人克潭州知州李芾死之元圍潭日夕芾

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死戰城中大窘力不

能支除夕元兵登城知衡州進士尹穀時寓君城中知事不可

為乃為二千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

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

帝命以酒酹之乃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

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帝固命之忠

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已

妻子亦自刎由是湖南諸郡皆降於元矣○元伯頌帥師次于
皇亭山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陳

除元

尹穀招鄉人行冠

以言之以為迂闊
以言言之實守禮
以言言之實得正而終
立論極易實結慶同
一道理也

皇亭山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陳

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
 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以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及左丞相吳堅如元師天祥見伯顏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爭
 辨不屈伯顏大怒群起呵斥天祥益自奮伯顏遂拘留而遣堅
 還○元呂師夔徇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棄家變姓名
 奔建寧府之建陽唐石山元人入信州執枋得之妻李氏及二
 子一女送江淮行省拘于揚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得免李氏
 不屈死于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得還○有二星闕于中天二
 星墮○錢塘江潮三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
 而潮汐不至○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由通州浮海如温州
 以求二王二王益王是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歷僚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禮與其二男琦松一

杭潮三日不至
 是亦天意之所授也
 得全其師乎要與離
 水之大風沱河之冰
 亦司一天意也

女元娘死之行省諸生赴城德與其子即貢士
曰二男并一女從我上徐雲學僕覺○陸秀夫蘇劉義聞二王
 在温州以兵來會楊亮節聞陳宜中在清澳遣使召之宜中來
 謂亮節秀夫與議興復乃召張世傑于定海奉二王為都帥秀
 夫先入閩中撫安生民○二王如福州檄召諸路忠義兵勢稍
 振益王是即皇帝位

端宗皇帝名昀度宗長子恭帝之兄初封益王元將伯顏
昂如温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奉帝即位

景炎元年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右丞相與陳宜中議不合詔
 天祥都督諸路軍馬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遂復邵武軍
 及師次汀州張日中趙時賞等皆以兵來會○揚州守將朱煥
 以城叛降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才死之時元阿木圖楊

久庭芝守禦益力及臨安既降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木復遣使者待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俾上既而福州使至庭芝乃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城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木帥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太州守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就執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阿木乃皆殺之湯民聞者莫不泣下○興化軍陷知軍陳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械送杭州不食死

此義文章
義上立論文
歸重
為文明之器使
節義則亦不足貴
也如楊雄班固柳宗
元非無文章惟不守

二年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自將兵張日中等皆死之天祥與長子道生奔循州妻歐陽氏及次男佛生環生皆被執三年五月帝昺四月帝昺于碭州時年十一弟衛王立是為帝昺

帝昺名昺 度宗末子 端宗之弟 端宗崩後即位于碭州 于新會之厓山 及元人來攻 張世傑等戰敗 陸秀夫抱帝沉于厓山 之海 在位二年而宋亡矣

帝即位改元祥興初端宗崩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其不可與國耶乃與衆共立帝時年八歲矣○以陸秀夫為左丞相時播越海濱度事踈累楊太后番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雖勿憂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帝舟遷於新會之厓山○

陸秀夫日書大學章句勸講

重頭沛必於是立論
道者吾身固有之
身存一日則講道一
日身存一特則講道一
時無常無變而皆
不可須臾離也

有大星雨流墮海中。小星千餘。墮聲如雷。數刻乃已。○元張
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
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

祥興二年正月。元張弘範襲崖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弘範命文
天祥為書。召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
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二月。弘範以舟師據海口。
宋師樵汲道絕。兵士大困。世傑帥眾旦夕大戰。弘範四分其軍。
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諸軍大

潰。世傑斷維以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受
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乃晉帝同溺。後宮諸臣後死者
甚。殺太后楊氏。聞帝崩。魯齋大慟曰。我忍死恨開至此者。正為

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至平章山下。遇颶風。
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辨香來。至則伸
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

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不
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焉。宋亡。

南宋自高宗建炎元年至帝昺祥興二年共二百五十
二年

右宋太祖起建隆庚申至帝昺祥興已卯通計三百二
十年

○呂氏中曰。宋得天下也。以仁而國勢常病。於不振。孝宗自謂
我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及耳。蘇洵論勢亦謂。事
藝而威不振。賞數而加於無功。敗軍之罰不加。嚴弱勢浸淫。

其來非一日然渡江以來君無失德度宗嗣位拱奉仰成一國之事權姦賈似道實專之度宗崩太皇太后與一二幼君不過建空名於六服之上耳豈不痛哉

宋史筆斷曰宋亡節義之臣丞相文天祥湖南安撫李若水州通判趙鼎發揚州都統姜才真州太守苗再成常州統制王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巖安吉守趙良淳無為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庭芝刺史趙良燾常州守姚訐參政陳文龍將軍張世傑丞相陸秀夫察訪趙與異興化守陳瓚通判張日中湖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得信州守唐震進士尹穀太學生徐應鑄等皆其章者其其餘尚多有之當姦臣以道柄國特最忌文李二人公憤不仕於朝及丙子之變朝臣或降或遁而節義最著二人也張世傑有云吾嘗聞先朝文忠公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臣信哉

立瓊山曰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公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又曰以主彘臣疆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臧也為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為萬世防則中國之人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雖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華咎人而不咎天也歎

新刊通鑑標題採要卷之廿八

元紀

世祖皇帝

諸忽必烈太祖第四子拖雷之次子憲宗同母弟以庚申歲即位至是滅宋始承正統在位三十五年承正統一十六年壽八十○帝仁明英武屢立大功好征遠夷如雲南交趾高麗日本八百媳婦等國連年用兵悉皆臣伏故能混一區宇又度量弘廣求賢納諫知人善任使文臣如許衡姚枢劉秉忠史天澤王鄂李道復等謀謨廟堂武將如伯顏阿里海理張弘範李恒董文炳等攻城略地大綱嘉猷文武並用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夷狄之盛古未有之

已卯至元十六年張弘範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字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見其難在頂中之中
而言詞應答不亂非
必安意定浩然之氣
而存而有是乎

人臣事君如子事
父母
要以常交盡心立論

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李羅曰汝不肯說與廢事
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後逃者
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為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
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
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
慶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李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耶
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
時社稷為重君為輕二王之立所以為宗廟社稷計李羅曰汝
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
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
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今日
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怒命囚于獄作正氣歌曰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濱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
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番
丹青在齊太史簡左傳齊太史書而死者三南史聞北史盡死執簡以往
簡既書在晉董狐筆左傳趙盾弑晉靈公董狐書曰趙盾弑其
矣乃還在晉董狐筆秦始皇東游至博良沙中張良為韓
在秦張良椎秦始皇東游至博良沙中張良為韓
節漢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乃出武北海
節漢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乃出武北海
頭嚴顏為蜀守江州張飛破之顏被獲飛喝之曰何不早
頭嚴顏為蜀守江州張飛破之顏被獲飛喝之曰何不早
忠帝曰此密侍身捍御帝時張飛為州守但帝既蒙軍衛皆潰散
忠帝曰此密侍身捍御帝時張飛為州守但帝既蒙軍衛皆潰散
帝帝曰此密侍身捍御帝時張飛為州守但帝既蒙軍衛皆潰散
帝帝曰此密侍身捍御帝時張飛為州守但帝既蒙軍衛皆潰散
中中血勿去之為張睢陽齒唐安祿山反張巡死守睢陽城
中中血勿去之為張睢陽齒唐安祿山反張巡死守睢陽城
賊賊而口齒存者三四為頰常山舌唐張巡死守睢陽城
賊賊而口齒存者三四為頰常山舌唐張巡死守睢陽城
狗狗何不速殺我錄出怒縛之或為遼東帽清操厲水雪
狗狗何不速殺我錄出怒縛之或為遼東帽清操厲水雪
橋橋若遼東三十年孟觀薦之明帝安車蒲輪聘或為出師表
橋橋若遼東三十年孟觀薦之明帝安車蒲輪聘或為出師表
除除不就家貧好學在家常著皂帽衣裙而乞
除除不就家貧好學在家常著皂帽衣裙而乞
之之

通鑑綱目卷之八十八

神泣壯烈諸葛亮也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晉五胡雲擾豫州
楫而誓曰予生不能甯中原或為擊賊笏遂頭破裂
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海或為擊賊笏遂
議欲替鬻秀實嗚此面罵曰任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是氣所
從汝及耶以笏擊之中其額而流滿地其黨遂殺秀實
磅礪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
賴以尊三綱實繫命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
囚縲其冠傳車送窮北鬲饑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鬼大
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馬雞栖鳳凰食一朝濛濛露分作溝
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塲為我安樂國豈有
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
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文丞相過金陵詩曰

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

人民半已非蒲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

江南日化作啼鵲帶血歸

十八年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致仕許衡卒衡嘗語其子曰
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
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朝野莫不哀傷
十九年殺故宋丞相文天祥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
履地帝欲用之天祥不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
欲取文丞相帝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願湯之一
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
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
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
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

成仁取義
以仁義為總綱以忠
孝為眼目要見忠孝
完全則心安理得方

先論後入枋得事
重在上考立論

於忠其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惟執事亮其之心，使其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

參政魏天祐執宋故臣謝枋得北去。

謝疊山與魏容齋書云：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湯武，下有隨光夷齊。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番青史可以愧天下後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則決不敢嘗有公父文伯死而母敬姜不哭，室老曰：馬有子死而不哭者，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失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於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妬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

二十六年，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至燕，死之。初，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對，或慢言無禮。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賊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

萬世不失為忠臣
勢以義字作新法其
謂死之前後非所論
地未動枋得不死於
安仁而死於燕京不
失為忠意

此言不失為賢
賢母始婦
與上題同意

疏果積數月因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坊得平生無書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絕學者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行于世

二十八年徵前贊善大夫劉因為集賢學士不至

三十年劉因卒因係定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初為經學究訓詁既釋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因性不妄父家雖甚貧非其義一芥不取隱居教授弟子造其門者材器教之皆有成就所居扁之曰靜脩學者稱為靜脩先生

歐陽玄贊曰微點之往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地鄙鼓瑟之聲於高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器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

丘瓊山曰世史於劉因卒而書以徵士何倣綱目言陶潛例也因生元人近甸而不仕元其志可尚也已蓋嘗觀其所作退齋記有謂以孔孟程朱自居及其徒所謂得君行道象以伊洛宗之似指當時許衡也若然則因亦不然衡之仕元歟雖然因知元乃夷狄之君不可事而不知宋乃中華之統不可絕而作渡江賦以籌畫析幸之何歟豈非幽燕之地淪入夷狄已久雖豪傑之士如因者亦不免為見聞習染所局歟毋恠乎盧摯之徒謂宋為淮夷也

三十一年正月帝崩皇孫鐵木耳自軍中來奔喪即皇帝位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第三子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帝承天下混一之後而治可謂善於守成末年連歲寢疾內則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然不至於廢墜者去世祖未遠以成憲在故也

乙未元貞元年太傅錄軍國重事伯顏卒

梁臨江曰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衾未嘗言功可謂一代之良將也

大德十一年正月帝崩皇姪懷寧王海山即位于上都

武宗皇帝

名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在位五年壽三十一○帝當富有之大業既然後欲創治政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而進受之官衆賜賚太隆而應員之限薄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矣

戊申至大元年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於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為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爰

名言之妙翰林承旨閻復之辭也○詔行世祖所行條格中書

省臣言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律令者治國急務當以時損

益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議歸一遵而行

之制曰可○丞相答剌罕哈言治道必先守令乃精選定官吏

贓罪十二章

三年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帝嘗御五花殿阿沙不花見帝容

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麩藥是

好姬嬪是躑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執

為朕言

四年正月帝崩皇太弟愛育黎拔刀八達即皇帝位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刀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在位十年壽三十六○帝天性慈孝聰明恭儉

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一遵
世祖成憲為大元盛德守文之主

壬子皇慶元年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學校人才
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孟洛州人
貫通經史善論古今治亂其家居授徒遠近爭從之郭彥通嘗
稱孟有宰輔之器○帝御便殿李孟進言曰陛下御極物價頗
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
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可必今朕踐祚會
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此言非所賴也孟愧謝○帝讀真
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國人
皆誦習之又嘗有進大學衍義者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
命譯刊以賜臣下

二年帝諭近臣曰回回以寶王官朕思此物何足為貴惟
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李孟言
人君之柄在刑賞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所施失
當何以為治又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予有節所以勸臣
下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江浙行省以新安儒士程復心
所著四書集註章圖纂釋來上詔擢用之復心辭不受○以行
科舉詔天下帝謂近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臣
儒士何以至此設科取士庶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故有
是詔

延祐五年大司農賈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詔帝
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于帙散之民間
七年正月帝崩

史臣曰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亦留心釋典嘗

儒者維持三五之道
厚者有功於世教
立論未歸仁宗而知
此正所謂夷狄之有
君也

曰脩身治國儒道為大又曰儒者之所以可尚者以能維持
三綱五常之道耳平居服御質素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
貨利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以致太平文物典章號為
極盛也

皇太子碩德八剌即皇帝位○翰林學士忽都魯兒譯進宋儒
真德秀大學衍義帝曰脩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

英宗皇帝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在位四年為御史大夫
夫繼失等所劾於行經年二十一○帝天性至
孝仁宗不豫每夜焚香泣告于天願以身代父即
位用法無私累於誅殺奸黨畏罪遂備大獄

辛酉至治元年正月帝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於宮中設宴時
居先帝夜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帝大怒既而曰非張
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

二年以拜住為右丞相帝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以乃祖
本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
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
下事大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
訓飭幸甚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
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
之臣帝善之

三年右丞相拜住言吳澄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遂以澄為翰
林學士澄撫州崇仁人經傳悉通貫用力聖賢之學成宗元貞
初澄遊龍興時元明善為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
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
丞董士選巡之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澄嘗為學者
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生問學不

朱子道問學之功
居多

要見朱子之學內外
合一雖道問學而未
嘗不尊德性蓋謂其
論於問學未知朱子
者也

陸子簡以尊德性
為主
要見雖得問學之本
而探索理會之功則
未盡意

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為本議者以澄
為陸氏之學○八月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御史大夫鐵
失等謀逆弑帝於行帳○九月晉王也孫帖木兒即皇帝位于
龍居河

泰定皇帝名也孫帖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裕宗之嫡
統在位五年壽三十六○帝之御世也災異迭見然能
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疆無治平故其所以為

致和元年九月文宗改七月帝崩○九月懷王圖帖睦爾即位

文宗皇帝各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也初封懷王
迎立帝七歲兄明宗而巳繼攝大位遣使迎明宗于沙
漢明宗立之為皇太子帝謂明宗于行殿明宗寢帝及
帝後登大寶在位五年壽二十九

己巳天曆二年以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尋卒養浩濟南人

自幼有行義勤學業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
告三曰牧民忠告言居官之道○命翰林奎章諸儒臣準唐宋
會要輯本朝典故名曰經世大典

至順元年湖南嶺北道經歷范椈卒椈清江人天資穎異雖癯
然清寒若不勝衣而卓然自樹於流俗外家居養親固窮守節
勉詩工文用力精詣朝臣薦為翰林編脩秩滿除海南海北道

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風波瘴癘無所忌憚所至興學教民雪
理冤滯吳澄誌其墓以為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

三年八月帝崩皇姪懿璘質班即皇帝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
也特方七歲帝遺命

順皇帝名受權帖睦爾明宗長子也文宗時被讒出居廣
西寧宗崩登大寶在位三十六年會合大明兵入
京號走于應昌府一年崩○帝性柔少斷怡然合蘇合
繼弄權朝政日紊群盜蜂起帝迎西番僧行運氣之術

通鑑綱目卷之八
十
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政事荒于游樂致辟維創
籍帝無王岳二十年曆數屬于大明四海九州復歸

于
統矣

甲戌元統二年正月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

聖賢之心盡在四

書

要以中字立論聖賢
之心不出於一中其
者書立言以教人者
亦不外乎中而已矣
重在心法上立論

至元三年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
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
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咸得其
祖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
圍世之詆訾質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
之所由作也○金華處士許謙卒初謙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
江上委已而學焉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
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
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
之履祥既歿謙益肆克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
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
於俗介而不僑通而不隨屏跡入華山中學者翕然羸糧笥書
而從謙之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
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辦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
殫盡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焉四
十年隨其才分咸有所得

義烏黃氏曰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
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群言而統一由是師道大備
文定何公基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第文肅黃公幹而文獻
王公相於文定則師友之文安金公權又學於文憲而及登
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

朱子之傳適文懿許公出於三先生之卿而克任其承傳之
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後
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文懿許公之功大矣

六年慶士吳萊卒直方萊不仕深慶山中窮居經
是以著述為務善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
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
一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會亂聞者服之

至正元年奎章閣學士虞夔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
夔夔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逐亡其國帝一日
閱宋徽宗畫稱善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
事對曰獨不能為君爾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能為君則
他非所尚也

三年啣谷學士揭傒斯卒傒斯豫章豐城人少貧讀書刻苦
祐初程鉅夫與盧摯列薦于朝授翰林編脩苦宗時嘗進太平
政要策拜直學士丞相脫脫問政治何先曰儲材為先養之於
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可也

七年以朱公遷為金華郡學正公遷鄱陽人父梧崗翁同郡
準軒吳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廣信饒魯號雙峯往準
軒學焉於是大肆力於學道德文章卓然名世所著有詩傳疏

義行世

八年台州方谷珍作亂聚眾海上○翰林學士致仕虞集卒集
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嘗議學校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職
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

求經明行脩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其考進士試則

作文如用兵
軍在有奇有正立論
正中有奇而奇不出
於正之外所謂如珠
走盤而不出於盤是
也聖以文法與文法
相比擬發揮

徽宗惟一事不能
重在失君職立論天
之立君欲其代天以
養民也今徽宗不能
為君則天職曠矣何
以自立於民上

語同列曰五經傳註各有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
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
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不賢之心從而差自此始矣
其論海運糧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
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菴藿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
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官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
其畊以萬夫畊命為萬夫長以千夫畊命為千夫長三年而征
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
運矣時異議者多事竟寢集學博洽而究極本源其經綸之妙
一寓於文素孝女與弟無構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
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於壁題曰邵庵故稱集為邵庵
先生○寧國府推官楊載平載杭州人以大臣薦為翰林編林
選寧國府推官載之文章一以氣為主自成一家言而於詩尤
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楚漢而音樂以唐人為宗范楊
虞揭俱為一代文章之巨擘而載之詩變宋末陋習尤居范楊
虞揭之先者也

十一年潁州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潁川初樂城人
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
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復妖言謂山童當
為中國王欲同起兵作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及山童就
擒其妻楊氏及子韓林兒逃之武安○蘄州人徐壽輝等以妖
術聚衆反亦以紅巾為號陷蘄水縣及黃州僭稱帝

十二年命知樞密院事咬咬等從脫脫征徐州脫脫將出師尚
書密邈麻和謨等上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廢政之根本不

可以一日離乞詔晉賢相弼亮天上如此則內外有蒸洽之宜
社稷有倚重之寄不報

十三年泰州民張士誠作亂陷高郵據之僭號大周稱王○哈

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北僧于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漢

撰鬼法演撰見者猶言大喜樂也又進西番僧善秘密法帝皆習之時帝在

位久怠於政事荒于遊宴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

首垂髮數辨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各執如

巴刺斂之器又宮女十一人練捷警勒帕常服或用唐帽宮衫

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篳篥笙胡琴響板每宮中諧佛

則按舞奏樂帝又於內苑造龍缸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

尺上有五殿龍身并殿中俱五采金裝日於後宮海子內遊戲

缸行則龍首眼爪尾皆動又自製官漏高六七尺為木櫃藏諸

壺連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設王女捧時刻香

輒浮水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

能按更而擊

十四年脫脫大軍連戰克捷賊勢大蹙中書右丞哈麻素與脫

脫有隙諷御史袁賽因不花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

家之財以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已隨詔削奪脫脫官爵淮

安置

十五年劉福通等迎韓林兒立以為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

號宋改元龍鳳○哈麻矯詔殺故中書右丞相脫脫于淮安

史臣曰脫脫儀狀俊偉器識宏遠功施社稷而不位位極人

臣而不驕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大臣何以過惟

於群小急於私怨君子識焉

六月我

大明

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紅巾倡亂之後南北郡縣多陷沒故

太祖高皇帝從而取之

十七年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所著有圭齋集

史臣曰歐陽文公性度雍容居官廉平三任成均而兩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凡制誥多出其手文章道德卓然

名世

二十年陳友諒殺其僞主徐壽輝於太平路遂自稱帝國號漢二十三年張士誠將呂珍襲殺劉福通韓林兒未幾亦亡○

大明

太祖高皇帝與僞漢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

二十七年我

大明兵取平江路執張士誠以獻○方谷珍自歸于我

大明

戊申年閏七月我

太祖高皇帝兵至通州帝大懼集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夜半開健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天下海宇悉歸于我

大明一統萬萬世矣

右元起太祖丙寅至順帝丁未凡百六十二年自世祖至

元十六年己卯滅宋混一至順帝至正丁未繼大統實計

八十九年

右起唐堯帝甲辰至元順帝丁未通計三千七百二十四年

古岡黎氏曰元太祖深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
平西夏定西域太宗有寬弘之量信任賢臣量時度宜庶民
樂業時稱治平約宋滅金國勢愈昌定宗以母后稱制加之
連年大旱人不聊生憲宗雄毅寡言不好宴侈屢立大功至
世祖帝仁明英武故能混一區宇坐致太平求賢納諫知人
善任文臣如許衡姚枢劉秉忠史天澤王鶚李道復等謀謀
廟堂武將如伯顏阿尼海涯張弘範李恒董文炳等攻城掠
地大闡嘉猷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夷狄之盛古未有也成宗
畱耕而治善於守成武宗封爵大盛至元大德之政稍有變
更仁宗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一遵世祖
成憲為元盛德守文之主也英宗用法無私果於誅戮奸黨
畏罪遂為所弑泰定以支庶入繼災異數見然能知祖宗之
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斯其足稱明宗迎立朔漢文宗
攝位改元行幄暴崩文宗難逃弑逆寧宗幼冲月餘而斃至
于順帝性柔少斷奸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群盜
蜂起天下大亂時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湖廣方谷珍據
浙東張士誠據浙西明玉珍據四川陳友定據福建何真據
廣東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等據山東朝廷命將如擴廓帖
木兒孛羅帖木兒李思齊張良弼等自為讐敵連年攻擊帝
復不悟迎西番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政
事荒于滛樂致群雄割據稱帝稱王禹二十年曆數屬于
大明四海九州復歸一統嗚呼盛哉

隆慶辛未年春

月余橫溪梓行

新刊通鑑標題抄要卷之廿八終

